

T5236 .034M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29

誄 哀 碑
文

文選

二十九

卷三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圖書館珍藏印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卒

侍卒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尉府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掾賢良方正

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

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縣令中書郎南陽相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

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乞還

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頃之選為太子

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

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善曰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天子之崩以

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天子以為散騎

常侍從班列也

善曰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任非

擢材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

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向曰延喜里名

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善曰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

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濟曰堯賜

克明克

聖光啓夏政

善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

光啓寡君良曰啓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

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善曰漢書

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藉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亦

夏侯之學翰曰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顯祖曜德牧兗及荆父守淮岱治赤之書也

有聲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銑曰湛祖威歷荆兗二州刺史父

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摘藻萃繁玉振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答

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向曰英英美也灼灼盛貌辯美辭也摘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如彼隋和發彩流潤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

如彼錦繪列素點絢善曰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齊曰隋侯珠和氏玉繪繡也絢文彩也言湛文章如珠玉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

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善曰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翰曰徒空也吾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善曰莊子子綦生謂湛也且歷少長逮

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且歷少長逮夫銑曰言湛與岳心神相照也

觀終始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向曰逮及也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

承親孝齊閔參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

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毋於道參直養者安能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日善為孝乎 濟曰承事也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良 事君直道與日友悌兄弟也琴瑟言聲相和

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 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

難為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 弱冠厲

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

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

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太尉掾古之招士

以弓與車也徵 為太子舍人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善曰典引

蒸 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 為尚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替眾也 忠節

允著清風載興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濟曰允信著明載起也清風謂

內外俱有 美化也 決 彼樂都寵子惟王 善曰左氏傳

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設宮建 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

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善曰尚書帝 曰龍命汝作

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 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納言之

宮也相爾南陽 謂為南陽王相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

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 如傷 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

如傷恐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善曰孟子註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失所也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

二紀于茲善曰呂氏春秋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時二紀於此也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善曰禮記曰班白者不提

眾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善曰論語子曰子曰眾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

疲揚長沙投賈善曰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

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曰楊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博達投於長

沙此皆時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

憎疾之驗下也自居吾已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

曰道固不同善曰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

也為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善

如傷恐

失所也

二紀于茲

眾實勝寡人

疲揚長沙

誼為長沙

沙此皆時

曰道固不

也為仁由

孰吉孰凶

者之行由已不曲求無知之人莫涅匪緇莫磨

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善曰論語子曰不曰

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善曰論語子曰不曰

白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翰曰淄黑

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

常節於屈而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

能申志也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

茲一人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

史黷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

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

德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

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

謹言想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善曰

成帝曰父不見其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謹

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向曰謹正也嘉善也

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先

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善曰尚

揚末命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

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

出光其家謂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

為南陽相也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宜享遐紀長保天秩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善曰論語子曰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如何斯

哉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祿秩也

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

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善曰論語子曰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也翰曰五

十知命湛四十九卒年未至知命也惟爾之

命善曰論語子曰

知命善曰論語子曰

惟爾之

命

命

命

命

命

存匪爵而貴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其食美服重

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

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其食美服窮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歛以

時服漢書曰衣禪復為襲銑曰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為善也襲

衣簡選也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

其葬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上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

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亡焉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能崇

薄葬者言湛達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

困而彌亮善曰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困疾彌益斯文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

不追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

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姿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

及也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被抑失聲迸涕

交揮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

碑曰巖數知名失聲揮涕翰曰望湛所乘之車所服之衣幅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

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
銑曰慟變容貌言我不為湛慟當使誰為

也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勁風淒急慘

爾其傷念我良執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

則寒來左氏傳張耀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

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向曰襲及凝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執良朋

也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善曰毛詩曰適子之館

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茂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

夫子終之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

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善曰賈逵

國語註曰弭忘也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

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誅

并序善曰城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狂

死於囹圄岳誅之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

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

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

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

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
主杜預左氏傳註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
與帝為編戶人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
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
逆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

小利君無謂知小蜂蠆有毒况國乎善曰毛詩曰王旅嘽嘽左氏傳滅文仲曰向曰王

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氏為患也
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小利也

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善曰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

塗炭濟曰俾使也使**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百姓流喪頻墜塗炭也

宵遯乎大谿善曰王隱晉書周處解系與賊戰士不忠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良曰周

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

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
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若夫偏**

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善曰

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
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

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
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翰曰裨亦偏也

言偏將為賊所敗**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五臣本

殺者數十人也**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善曰東觀漢記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
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朝曰紆

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
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銑

曰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
一城也謂守宰之屬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

失守者相望也秦隴之僭鞏更為魁善曰鞏姓也

於境言多也秦隴之僭鞏更為魁善曰鞏姓也

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向曰鞏更羌賊率

魁主也據秦州隴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善曰左

西郡僭稱王也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良曰眇爾微弱率寡弱之衆據

十雉之城善曰十雉言小也翰羣氏五臣本

如蝟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

鑿穴負戶避矢之中已也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善

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

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

蕘薪采者也向曰樵蘇柴薪於是乎發梁棟

而用之焉的以鐵鎖機關既縱礪五臣作礪而

又升焉善曰言以鐵鎖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

礪石又曰高城深塹具藺石如淳曰藺石城上

礪與礪並同力對切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

礪之梁棟而用也芻繫也言以鐵繫也既縱下

關却升上也礪賊而又以機爨陳焦之麥柿廢杙呂桷角之

用能薪芻不置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五臣本

馬長鳴善曰占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賜其間

招掩之給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也凶醜駭而疑懼

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七寘壺五臣本鏞

雷瓶甕武以偵耻之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

薄城使聰耳者伏甕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

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

也方言曰甕甕也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

攻城也子謂敦也浚深穴坑也壺鏞瓶甕並器

名言以此器置深坑聽之將穿城無城響作因

器中則知穴處偵規也氏殲焉善曰崔寔四

焚穡古火薰之潛五臣本無之氏殲焉善曰崔寔四

可糴穡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穡潛氏攻之

氏也向曰穡大麥潛氏謂穴中者殲殺也言

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又之安西之救至竟

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又之安西之救至竟

免虎口之厄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

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齊曰安西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也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善曰漢書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

幕府良曰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幕府謂大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將軍夏侯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殺數善本十斛考訊

吏兵以櫛賈楚之辭連之善曰禮記曰夏楚二

夏櫛也楚荆也夏與櫛古今字通銑曰州雍

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櫛楚杖也言

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敦也大將軍屢抗其疏善曰于寶晉

為征西大將軍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

也抗舉也疏謂表也言數舉表論馬敦之功也

此下彤表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

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

敦勲效推極善本作小疵善曰管子曰民無吐

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衆周易曰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也

言忌其功效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

授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

褒獎之道也劾推也謂舉其有詔書遽許而子

罪也請解其罪假授其官也

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形

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

馬敦忠勇果毅率勵善本有方固守孤城危逼

五臣本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善曰王隱晉書

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銑曰魂而有

悼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

靈嘉茲寵榮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鬼而有靈嘉斯寵榮

謂贈將軍也

然黎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言黎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未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之上曰於斯思致無不至矣

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若乃下吏之

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

亦買莫首之讎也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買首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買

首之讎也良曰肆恣禁毒買易也言怨害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

善行當以已首易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

人之首為讎也

固可以若是悲夫

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

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敦昔乘丘之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

戰縣亥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

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

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

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

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鄭玄曰白肉股裏也縣姓賁父名也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

死之謂賁父以敗績赴敵而死圍人養馬者矢
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中馬
非賁父之罪也乃誅其赴漢明帝時有司馬叔
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

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劔父備視死如歸亦命史

臣班固而為之誅五臣本作誅之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劔

而叱之何休曰手劔持拔劔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手持劔殺之也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

士未之或遺也五臣本無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齊曰忠謂縣賁父也考謂司馬叔持也慷慨失志貌綴辭之士謂史臣也遺棄也天子

既已策五臣本無已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

闕其文哉乃作誄曰良曰策贈謂牙門將軍微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

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未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知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

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銑曰西

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

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

衛墉不增築焚焚魯羣狄豺虎競逐善曰左氏傳富辰諫

王曰狄固貪性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土黨相詐驗為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

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也焚焚貪盛貌言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遭此貪婪之狄如豺虎之競奔逐也

也鞏更恣睢許潛時官寺善曰呂氏春秋曰在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拍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曰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播官寺濟曰恣

呼震驚台司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虺虎公在天法三台也良曰虺**聲勢沸騰**種落扇

扇**熾**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請張奐降聲勢落熾盛大為邊害翰曰沸騰交**旌旗電舒**亂起貌種落部落也煽熾盛貌也

矛林植彤珠五臣本作朱**星流飛矢雨集**善曰彤珠

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為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星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

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銃**曰電舒林植言賊旗之盛形朱賊為鑪銷鐵灌城中散如流星也飛**惴惴**之士女號天以泣善曰爾

矢雨集言多也**惴惴**睡之士女號天以泣善曰爾

惴惴也尚書曰號泣於旻天**爨麥而炊**負戶以

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

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悅之猶解倒懸濟曰言城之危如累卵人之急如倒懸也**馬生爰發在險彌亮**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

也

發其智謀彌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聲協韻善曰戰國策

唐睢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幽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向曰白日月喻精誠明皎也秋霜

喻威嚴肅物也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恩撫循寒士挾

續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隣國孟

壯其猶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續

銑曰厲勸懦弱也言以威稜勸之弱夫皆蠢蠢

能壯也續縣衣也敦之撫循亦如之也

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善曰漢名

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群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向曰蠢蠢衆多貌犬羊謂賊也阻恃陵欺寡少

也潛隧謂賊鑿地道以攻城也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

天今也惟馬善曰王逸楚辭曰愜愜畏懼患禍

鳥魚為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

濟曰愜愜小息貌言开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也昔言昔時之命惟此

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敦計策而存也

馬生才博智瞻偵命以瓶壺剗結以長漸善曰

賦註曰剗割也說文曰壺坑也七豔切良曰

博廣也瞻足偵規剗掘也言賊為地道攻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戶滿窟培穴以斂善曰

曰培捶也蒲溝切翰曰鍾斂也鋒斂刃也言賊為地道斂乃敦以火薰殺之於穴中因培穴

以埋之也 **木石匱竭** 其稗幹 **空虛** 下然馬

培猶培也 **生傲若有餘** 善曰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

貌也 **木石戰鬪之物** 拋石礮木也其稗薪藁供

傲若若有餘言不急懼也 **梁為礪** 五臣本

盧會補 **松為芻守不之械** 檜有鳴駒繫也

木札也 **覆軍喪器我釋我徒** 顯誅我帥以生易死

不三 善曰鄭玄周禮註曰質木椹也漢書公孫

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

戰場質椹也悠悠衆貌言烈將喪敗者衆也釋

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

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 **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

我泝庾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

勇致命知方 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

謀也音模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

命之所故得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

墓旌善 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

向和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翰曰我岳自謂也

燕人表王歆墓是旌表也思人愛樹其棠勿翦善曰左

子曰詩云蔽芾其棠勿翦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也銑曰其棠木名召伯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

樹皆不翦伐也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

儲隸蓋抄孰是勲庸而不獲免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向曰矧況也言孰有存汙之

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證也儲粟也隸私隸也抄少也孰誰也猾哉部司

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也醜惡斲削也言刑其善功惡其正直也牧

人逶迤五臣本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

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若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曾不戢

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

而正邪逶迤委曲自得貌退食減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忘爾大勞猜爾小利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善曰方言曰猜恨也言人

何而不至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汙也小利謂殺數十斛也開懷恕小過也言有司不苟恕

小過而深劾其罪慨慨馬生硠硠郎高致發憤

狀于何不至有也

囹圄五臣本沒而猶眡食嗚呼哀哉善曰說文

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硠硠堅也力唐切左氏傳

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哈藥懷曰主苟終所不

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受哈銑曰慨慷也硠

硠堅也囹圄獄也眡憾也言懷此憤怨死而猶

憾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

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

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

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

大驚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

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

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

奇無窮張孟運籌危趙獲安善曰戰國策曰

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

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

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

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

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

沒而猶眡

士不得志也

曰荀偃伐齊

硠堅也

而灌脂束葦

壯士五千人

大驚尾炬火

盡死傷五千

人遂夷殺其

襄王封田單

奇無窮

以攻趙圍

曰士大夫

之君曰今

二君曰我

期曰夜遣

灌智伯智

將卒犯其

國亡地分

中

嗚呼哀哉

善曰說文

曰主苟終

銑曰慨慷

田單者齊

田單乃收

而奔燕燕

皆龍文所

大敗駭走

齊七十餘

兵善者出

戰國策曰

謂張孟談

於是陰見

韓魏之君

曰今智伯

率二君而

伐趙趙亡

則君次之

我知其然

善曰說文

曰主苟終

銑曰慨慷

田單者齊

田單乃收

而奔燕燕

皆龍文所

大敗駭走

齊七十餘

兵善者出

戰國策曰

謂張孟談

於是陰見

韓魏之君

曰今智伯

率二君而

伐趙趙亡

則君次之

我知其然

我知其然

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況用剔子雙龜貫以三

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善曰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

木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功存汧城身死

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善本扶老攜幼街號

巷哭五臣本作巷號街哭嗚呼哀哉善曰戰國策曰薛人

機劉縉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

相扶哭於街巷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

其門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司勳班

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嗚呼哀哉善

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

垂裕後昆良曰兆門也後昆敦後嗣也言司

勳班爵亦問其後嗣庶以慰勞冤死之魂也

陽給事誅并序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

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司馬陽璜

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璜

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綸一百匹粟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

元曰永初郡國記
有東郡濮陽郡
璜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

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

末佐守滑臺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 銑曰果烈也邊事軍旅之

事滑臺 城名 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德虜問釁劇五

作剝司充善曰潘岳楊肇誄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

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劇與摩音義同 向曰

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德虜即索虜嗣也 幽并間何釁隙也摩剝傷害也司充二州名

騎弩屯逼五臣本 鞏洛列營緣成相望屠潰善

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捍之七關中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頽

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 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射聚偪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

守賊盛不免屠潰 璜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也屠殺潰亂也

將卒五臣本 之間以緝萃裔之衆善曰緝會聚也左氏傳孔

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良曰銳利違避也將率謂諸軍率也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

遠 罷五臣本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也作疲

勅寇善曰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

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翰曰疲極勅 士師奔疆也旬十日也言力屈乃陷沒疆寇也

擾棄軍爭免而璜誓命沈城佻達 身飛鏃兵盡

器竭斃于旗下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獨行貌也 銑曰師衆奔亂

棄軍爭免其死向曰誓約言也佛輕也言瓚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死于旗下盡也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善曰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良曰以身

從物曰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濟曰景平少帝年號有

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臣

本作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

無以加之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曲

節以求全可贈給事中振郵遺孤五臣本作孤遺以慰

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銑曰振郵收也孤謂瓚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

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向曰逮及

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利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槩

節槩也言有節槩貞孝者皆動天子仁明之心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

詢諸前典而為之誅其辭曰濟曰末臣延年自謂也我蒙開固陋

訓教也至教謂制誥也詢諮謀也謂諮謀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善曰

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孤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

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鞫殺陽處父此則真正之道亦不常為也

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善曰左氏傳曰苦越福也

陽州之役獲馬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

忠壯之烈宜果為殺也行間謂行陣之間也

自爾先舊動雖廢善本**邑氏遂傳**善曰左氏傳

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又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

銑曰忠謂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瓚也舊勲即上忠壯之

功也廢闕也邑氏**惟邑及氏自温徂陽狐續既**謂先代所封氏也

降晉族弗昌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

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鞫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向曰晉封處父於温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

陽氏不**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昌盛也

良善曰毛詩曰之子于征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鞫武

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如彼竹柏負**濟曰之子謂瓚也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温和敏達肅敬良善也言其助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

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上**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駢配服驂衡善曰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

則王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為駟乃配服而
駢衡也服謂中央兩馬來轅者在服之左曰駢
右曰駢四馬曰駟良曰竹柏喻堅
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扼之任

王略未恢善曰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翰曰律軍法也略道

也恢函陝壇阻漣洛蒿萊朔馬東騫胡風南埃

善曰毋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地埃銑曰函函谷關陝虢國也漣洛二水名

堙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路無歸轡野有委

骸善曰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轡歸其縣應劭曰轡小棺也

服虔曰轡與樸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之

上無有以棺盛柩而歸者帝圖斯艱五臣本簡

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濟曰圖謀也危臺謂滑臺也憬

彼危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善曰交

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

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伐鄭不尅良曰憬遠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垆周衛鄭翟四

國名言古者已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結

有戰爭於此也

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善曰金謂刀

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析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

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扃外閉之關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嶽山也言憑山為關負河縈繞為衛也金謂刀也析打更木也和門軍門也

肩閉料敵壓難善本作時惟陽生善曰揚子雲

也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難決涼冬氣

勁五臣本作塞外草衰善曰李陵答蘇武書云

也勁堅也也邊矣獯虜乘障犯威善曰尚書王

之人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

也鳴驥橫厲霜鏑高輦我河縣俘我洛畿善曰

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肩頰

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遊鷗高

輦薛綜曰輦猶飛也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殺地

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良曰厲

整鏑鏃輦飛軼過俘取也言攢鋒成林投筆為

過我河縣虜取我洛畿也

圍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

也翰曰攢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翳翳窮壘

多也投筆言兵多相投筆以成圍也

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

拑巨秣善曰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

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

而食折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拑馬而秣之

馬褐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濟曰衝戰車也褐馬衣也言守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烈烈盛也彌益也勉慰瘼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

不可奪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瘼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良曰勉勸也瘼創也言勸視被傷及

饑渴之人使其用命力雖窮竭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義立邊疆身終鋒

枯嗚呼哀哉善曰劉熙釋名曰矢末曰賁父隕枯翰曰鋒刃也括矢也

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

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臧

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銑曰賁父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

公命誄之汧城督馬敦效節全城晉命誄也皇上嘉悼思五臣本作息存

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向曰

悼傷登五臣本作疏作踈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

沒有餘喜善曰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濟曰疏分紀錄庸功

也謂分爵錄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瓚子也喜悅也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并序

顏延年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

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

為著作即不就故謂徵士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

其中多琬玉說

文曰琬亦璿 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善曰春秋

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瑤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

多椒 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

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善曰言物以希

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蓋胥跪而

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

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

此亦不以文而害意 向曰璿美玉也隍城池也 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淳于

髡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若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

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

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

山西襍衡書曰訓夷皓之風 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

漢時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曄謂鄭

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

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濟曰言此數人秉行

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 而縣世浸遠光

靈不屬

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

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良曰縣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相連

也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

銑曰菁英也

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

五臣作道路同塵輟塗

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

五臣作照末景泛餘波

善曰子曰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

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愜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躡

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向曰言今之作

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照明古人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

岳之幽居者也

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翰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

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善曰左氏傳卸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

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學非稱師

文取指達

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也

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

銑曰迹在於事心出於物故雖

同於人而不失清寡靜默之道也逾益也

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善曰

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曰不任藜菽不給

善曰列女傳曰周南

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曰不擇妻而娶向曰及井舂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

藜草菽豆皆貧之食也

母老子幼就養勤儉

善曰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

無方翰曰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

勤苦匱乏也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檄之懷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

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

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

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愜然無以

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

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

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

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

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

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

日之喜為親屈也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

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子曰從吾所好良曰偶諧遂乃解體世紛紛結志區外五臣

區定跡深棲於是乎遠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

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灌畦

碑曰翔區外以舒翼銑曰不與俗諧也灌畦

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善曰閑居賦曰灌園鬻蔬

鬻賣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毋有魚織絢

菽之祭祭用魚豆示儉也菽豆也織絢

蕭以充糧粒之費善曰穀梁傳曰審喜出奔晉

儀禮注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勅莊子曰河

上有家貧特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

蒿為薄翰曰衛侯之弟專織絢於邯鄲心好

終身不言衛事緯織也絢履也心好

異書性樂酒德善曰劉劭集簡棄煩促五臣本

有酒德頌也簡棄煩促作禮

文選卷之七

二十七

心好

作禮

五臣本

心好

作禮

五臣本

心好

就成省曠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

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

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

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簡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

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

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有詔徵

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

應嗚呼淑貞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寞真默不

應神也嗚呼歎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允若其寬樂令終之

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

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

何曰愆違也前其詞曰

物尚特生善本作人固介立善曰漢書音義臣

日特豈伊時邁曷云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

獨也繼作其事矣伊惟嗟乎若士望古遙集何曰若

司馬茂輕也名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善曰周禮

級策名階級也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齊曰睦

敬敦勉也言敬親之行至自天生非勉勵為之

也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

如得季布一諾良曰廉深簡潔貞夷粹温

此人重之也也粹不雜也和而能峻博而不繁

善曰論語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依世尚同詭時

曾參之行良曰峻高繁多也則異有一於此

五臣本兩非五臣本默置豈若

夫子因心違五臣本事善曰言為入之道依俗

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

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

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羣則尚同也郭

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

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

則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

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

之俱也翰曰能和畏榮五臣本好古薄身厚

志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良曰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

風推搥其風也濟曰霸謂當時霸者也孝惟

虛禮虛心禮之州壤州土也言見碎命也

義養道必懷邦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言以義

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良曰惟思義善

也人之秉彝不隘不恭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綦毋邃曰隘謂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銑曰人亦謂潛也

彝常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爵同不恭君子不由也今潛亦不隘而不恭也

下士祿等上農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向曰同

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薄也爵位也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善曰

言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翰曰鈞猶及也長卿言不測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於至道

棄官稚賓自免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

居之士太原則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子病去官濟曰稚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

之悟之何悟之辨濟曰悟知也辨明也賦詩歸

來高蹈獨善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孟子曰

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濟曰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蹈猶高步也謂去彭澤

也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也是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

忘是非非心之適也銑曰超遠曠明適往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往不合其心也

漱葺宇家林善曰廣雅曰葺覆也向晨煙暮

霽春煦秋陰翰曰煙霽皆山氣也煦陽氣也陳書輟卷置酒絃

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予然其命善曰

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

濟曰躬身也否不

也然**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徒子好

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銑曰謂

潛辭徵著作郎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

此非直能明是**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善曰鳴鳥

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帶魏武

文曰悼總惟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

善人何如哉銑曰糾纏三合繩也幹轉也吉

凶翻覆轉流有似繩縷相纏次也冥漠報施謂

神靈報寂寞冥昧不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善

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

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向曰誰云天道與

仁於潛不驗使復疑之孰誰也明智謂潛也

謂天蓋高胡謗斯義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施

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史記子韋

曰天高聽卑翰曰常謂天高聽卑何為謗此

仁義也履信曷憑思順何實善曰周易曰履信

斯此也

曰冥置也齊年在身疾維疴傷善曰尚

曰曷何冥置也

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店杜預曰

疴瘡疾也良曰上壽百二十年中則六十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疴瘡疾也

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向曰劑和也

血憂也言不以死為憂而禱祠求福也

僚素幽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善曰僚向也禮記曰

幽則有鬼神孫卿子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曰死人之終也 翰曰僚向也幽幽敬述靖臣

實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 敬述靖臣

本作節式尊遺占 去聲 善曰漢書曰陳遵口

清 節式尊遺占 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

人書也 濟曰式用也遺占遺書 存不願豐沒

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 存不願豐沒

無求贍省訃 却賻輕哀薄斂 善曰禮記曰凡

臣死鄭玄曰訃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

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

喪家補助不足也 良曰訃至也薄謂喪之不

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所賻者皆使

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 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歛以時服務從儉約也 善曰河圖考鈎曰有壤者

鳴呼哀哉 畢驗反 善曰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

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下棺也遭逢也壤地

也窆葬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善曰莊子曰既化

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而生又化而死

向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日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曰死人之終也

實也懷和平生之志也

本作節式尊遺占

清 節式尊遺占

人書也 濟曰式用也

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

無求贍省訃 却賻輕哀薄斂

臣死鄭玄曰訃或皆作赴至也

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

喪家補助不足也 良曰訃至也

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

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

歛以時服務從儉約也

鳴呼哀哉 畢驗反

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下棺也

也窆葬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向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日

曰死人之終也 翰曰僚向也幽幽敬述靖臣

實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 敬述靖臣

本作節式尊遺占 去聲 善曰漢書曰陳遵口

清 節式尊遺占 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

人書也 濟曰式用也遺占遺書 存不願豐沒

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 存不願豐沒

無求贍省訃 却賻輕哀薄斂 善曰禮記曰凡

臣死鄭玄曰訃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

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

喪家補助不足也 良曰訃至也薄謂喪之不

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所賻者皆使

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 遭壤以穿旋葬而窆

歛以時服務從儉約也 善曰河圖考鈎曰有壤者

鳴呼哀哉 畢驗反 善曰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

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下棺也遭逢也壤地

也窆葬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善曰莊子曰既化

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而生又化而死

向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日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曰死人之終也

實也懷和平生之志也

本作節式尊遺占

清 節式尊遺占

人書也 濟曰式用也

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之也

無求贍省訃 却賻輕哀薄斂

臣死鄭玄曰訃或皆作赴至也

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

喪家補助不足也 良曰訃至也

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少至其墓

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

歛以時服務從儉約也

鳴呼哀哉 畢驗反

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銑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下棺也

也窆葬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向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日

國而舒卷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殷
監不遠翰曰哲人卷舒謂蘧伯玉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布在於前代爾實
載籍取鑒不遠故凡所規諫子皆佩服也

愀然中言而發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濟曰潛復贈延之以言也

愀正色貌中言違衆速尤迕風先斃善曰班固
漢書述曰

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
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未必概也飄風與暴雨隊

則概必先矣良曰**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善曰
尤責迕過躓倒也

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已恃才
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誠也銑曰身與

才非至實之具而**德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榮聲必有消歇也

哉善曰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
王闕向曰言潛既沒知音永遠誰復箴我

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善曰應劭風俗通曰
失也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翰曰歎自古**黔婁既沒**仁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

展禽亦逝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
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

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
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

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
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

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
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

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
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展禽

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
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濟曰展禽

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
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謚曰惠**其在**

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

旌此靖節加彼

康惠嗚呼哀哉

善曰康黔婁惠柳下惠也良曰旌表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

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

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善曰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

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鷄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

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向曰罷輟去辭皆喻貴妃薨而離於帝也
皇帝痛掖殿之既聞悼泉途

之巴宮

善曰埤蒼曰閭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向

曰掖殿掖庭之殿貴妃之居者也閭空悼傷也泉途謂葬於泉下也巴宮謂玄宮天子后妃所

葬墓皆曰玄宮也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

嗚呼哀哉

善曰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詞

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相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翰曰

步檐長砌也蕙路香草宮也楚詞云集重陽入
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
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

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女

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蕭雍揆景陟妃
於諸侯也故天子女通言王姬

爰臻善曰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賈毛詩曰
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

母兮良曰言王姬將擇日出而貴妃遽國軫
薨也肅敬雍和也揆景擇日也臻至也

喪淑之傷家疑賈庇五臣本作隕妣之怨
善曰穆天子為

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誄曰家失慈
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

非也銑曰軫痛淑善疑成也隕亦喪敢撰德
也妣母也家謂皇女也禮曰母死曰妣

於旂旒度圖芳於鍾萬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
揚姓元后誄曰著德太

常注諸旒旌曹植卞太后誄曰收揚后德表之
旒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

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
勲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向曰撰集

也言敢集貴妃之德書於旂旒幡旒之上圖美
於景鍾流芳於萬舞也國語云魏顆親止杜回

銘勲於景鍾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其辭曰
宮將萬焉謂傳盛德於萬舞中也

玄丘煙因焜瑤臺降芬
善曰列女傳曰契母簡

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

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
佚女翰曰煙焜美氣也芬香也

高唐溱雨巫山鬱雲

善曰高唐賦云昔先王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

巫山之陽高丘之岵曰為朝雲暮為誕發蘭儀

行雨

翰曰溱出鬱盛也

光啓玉度

善曰揚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

蘭之茂如王之瑩左氏傳曰光啓寡君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光明也蘭

芳草玉重寶皆望月方娥瞻星比婺善曰易歸喻容儀淑美也

德素里棲景宸軒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統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

衡門銑曰毓養素舊也棲託處麗締給善本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之宮也

出懋蘋蘩

善曰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則是獲為締為給又曰于以采蘋南

澗之濱又曰于以采蘋于沼于沚向曰詩云為締為給服之無斃謂女未知將所適故習締

絡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處謂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采蘋

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沚蘋蘩也繁蒔也謂公侯夫人執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

行此脩詩賁道稱圖照言

善曰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習賁美也稱舉也圖圖書也照見也言善言也既習詩美道舉以翼訓妣幄贊軌堯門善曰列

圖書見其善言也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妙為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好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

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齊曰翼輔贊佐也妙禹姓也軌

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妙幄堯母懷堯十四月

雨生堯

網繆史館容與經闡

善曰史三史經六經良曰言

賈妃有善於經史之學闡門也言以經史為門館也網繆容與逸豫兒

陳風緝藻

臨彖分微

善曰風國風彖易彖也彖易詞也分

微分其游藝殫數撫律窮機

善曰殫盡也幾

躑躅夕愛悒悒秋暉

善曰楚辭善曰楚辭

而躑躅左氏傳曰

酈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善曰楚辭

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

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悒悒以永思

翰曰冬愛冬日秋暉秋月也躑躅行止兒悒悒

相望兒言於此時著篇展如之華冥邦之媛

勲顯陽肅恭崇憲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

皇太后后宮曰崇憲太后后居顯陽殿

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曰崇憲皇

后居顯陽殿言貴妃敬勲肅恭於此奉榮維約承慈以遜

約儉慈愛逮下延和臨朋違怨

木后妃逮下也喻后妃能以心祚靈集祉慶藹

迎祥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

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馬潘

左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

銑曰祚報靈善皇胤璿式帝女金相善曰式法

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式法質 **聯跗齊穎接萼均芳** 善曰毛詩曰棠棣用也

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 濟曰跗足穎秀也萼承華者芳香氣也聯接齊均言皇子兄弟之美

有如此也 **以藩** 善本 **以牧燭代輝梁** 善曰漢書武帝為代王以參為梁王 良曰言皇子出為藩牧照耀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

視 五臣本 **朔書氣** 五臣本 **觀臺告祲** 善曰左氏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祲侵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

銑曰謂貴妃薨之徵也祲朔望氣之職也 **八頌** 觀臺觀災祥氣之臺也氛侵皆惡氣也

高和六祈輟滲 疏禁反 **善曰周禮曰占人掌** 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將十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烝六曰說滲謂滲漉喻祉福也 向曰言惡徵既生卜筮不吉祈禱不享也高關閉也和吉祥也滲盡也周禮云占人掌龜以卜筮八頌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視吉凶又云太

衡總滅容暈 暈 程毀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也

壬 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周禮曰王后之

面鷲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服袷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也禕衣畫暈者也說文曰祿衣衿也 翰曰周禮云王后之首服有衡以玉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又云內則曰櫛縱笄總總結束也垂後為飾又云王后之六服禕衣袷翟祿衣畫暈也衿衣襟言毀滅者

文選五十五卷

四

謂貴妃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善曰宋

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閔插光之密陞宮

虛梁之餘陰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巖

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為殿名蓋貴妃之

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

禁密奧又謂之巖奧濟曰瑤光即貴妃所居

殿名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掩綵收華言無

光色也帷軒夕改輶蒲田輶晨遷善曰劉熙釋名曰

也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

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蒼頡

篇曰輶衣車也良曰帷軒常所居之處夕

改謂異舊居也輶輶衣車也晨遷謂將葬離

宮天邃別殿雲懸善曰西都賦曰徇以離宮

居處天邃雲懸言與之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善

長隔矣離絕邃深也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善

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註曰襲重

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

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重也組綬類以巾見餘

繫帳也空煙謂室虛無人似有煙也

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善曰中山箱也匣琴匣

軸謂書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疑兮歲將闌

絃琴絃也善曰開猶晚也濟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

也善曰開猶晚也言貴妃夏薨綺羅輕薄至秋則變也

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善曰夏侯

燈賦暖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玉牀

良曰驚謂風驚也金缸謂金盞置燈也暖不明

貌玉座謂靈座也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藥仰昊天

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

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註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兮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擗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也摧割也藥羸瘦貌凱風喻寬仁父母言既毀不可攀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善曰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周易曰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虛無而不驗也茫昧幽暗

喪過于哀棘實滅性善曰周易寂寥虛無也

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孝經曰毀不滅性翰曰謂貴妃薨皇子子雲不勝哀而又薨也棘也

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善曰牽秀急也

坤德尚冲毛詩曰秉心塞淵濟曰冲

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

題湊既

肅龜筮既辰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擲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良曰題湊棺木內向也肅嚴敬言棺擲既具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

復用斯**階撒兩奠庭引雙輜**楮倫反善曰儀辰也

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極車也在輜曰紼又禮記註曰輜殯車也銑曰撒去也奠祭也

引將行也輜殯車也言兩與**維慕維愛曰子曰**雙者貴妃與子雲同時葬也

身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叔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哀辭曰庭祖兩極

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向曰維與曰皆詞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

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

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

載容衣翰曰言天子視喪禮容儀衣物而哀
勳也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雲為晉陵王故
云列辟列辟則諸侯也崇徽章而出窆旬照殊策而去城

闈嗚呼哀哉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徽旌旗也又
日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

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
穀梁傳曰窆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

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
之甸服說文曰闈城曲重門也濟曰崇樹也

徽旌旗也章旒也窆圻也照明也殊策謂
特加策書而誅其德闈城曲重門也經建

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五臣本作度善曰
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

渡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門名逕邪也旌
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善曰毛詩曰周道

銑曰旌謂

銘旌也龍駕也委鬱飄揚貌逶遲徐行貌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

松霧善曰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
也邊簫簫聲遠也向曰鏘喝皆鳴也楚

酸楚也挽挽歌也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

顧慕嗚呼哀哉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
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終是

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
池之南天子乃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

繇音姚晨輶溫解鳳曉蓋俄金善曰葬訖故車
解鳳飾蓋斜金

瓜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車如淳曰輶輶車
形廣大有羽飾其泉賦曰乃登夫鳳皇然羽飾

則鳳皇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輶
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輶輶

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然輶車
吉儀瓚說是也輶力強切相譚新論曰乘輿鳳

皇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
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濟曰輶輶輶喪車

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為瓜也山庭寢日隧
言欲窆故解去其鳳而斜其蓋也

路抽陰善曰黃圖曰陵塚為山鄭玄周禮注曰
引幽陰於中也

之道寢伏日影抽重肩閔兮燈已黯中泉寂兮

此夜深善曰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
復曉銑曰重肩謂墓門重關閉也燈

謂墓中置燈黯黯不明貌銷神躬于壤末散靈

魄於天濔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濔涯也向

畔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善曰言

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翰曰言
貴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香無窮也

嗚呼哀哉

哀永逝文

潘安仁濟曰此岳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善曰啓夕將啓殯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胤緒也思玄賦
曰王肆侈於浩庭卒銜卹而絕緒良曰啓夕

也絕緒失次序莫承莫能相承俄龍輻而兮門

側嗟俟時兮將升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

龍說文曰輻喪車也銑曰俄邪也龍輻喪
車也嗟嘆詞也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

姪田善本兮悼惶善本慈姑兮垂矜善曰爾雅曰

曰姑 向曰悼惶忙遽以助喪 事也慈姑即岳母也矜憫也 聞鳴雞兮戒朝

咸驚號兮撫膺 善曰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也膺膺也 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

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 善曰毛詩序曰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濟曰謂岳妻初嫁之時常思父母 今柰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

反 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 良曰舉去也終天謂終竟天地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 善曰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禮記注曰輶殯車也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 銑

曰祖祭也援 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

遷 善曰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餒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也 曰悽切分增欷俯仰撤去也酌謂以酒沃地也

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騭騭 善曰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餒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也 曰悽切分增欷俯仰撤去也酌謂以酒沃地也

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善曰徘徊旋行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

旆 向曰車初去也華輦謂畫喪車也 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善曰徘徊旋行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

何獲謂無所見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

旆 向曰車初去也華輦謂畫喪車也 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善曰徘徊旋行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

何獲謂無所見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

旆 向曰車初去也華輦謂畫喪車也 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善曰徘徊旋行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

何獲謂無所見也 去華輦兮初邁馬廻首兮旋

承蓋善曰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

良曰帷也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翰曰言

感傷俛低也瀨波也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濟曰悵

遲遲行貌遵循也言平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

常吉路今以凶歸也兮未夷善曰毛萇詩傳曰夷滅昔同塗兮今異

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

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

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銑曰寥廓空虛也浩汗廣大貌嗟潛隧兮既敞

將送形兮長往翰曰潛隧埏道也敞開也送形

也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善曰賈逵國

也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中慕叫

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善曰毛詩曰寤辟有

也標拊心貌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居之良

曰慕哀也擗標拊心也之子謂妻也宅葬地兆

吉兆也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善曰

左氏傳註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

銑曰櫬棺也訣別也幽房墓中便房也冥冥窈窕

窈窕深貌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善曰司馬彪

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善曰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墓及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自

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

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

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睚也又曰睚徃也東觀漢記世

祖曰虜在吾目中翰曰遑暇趣求遇逢也言想望其儀形何暇分其是非但求一逢目中也

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

平聲 齊曰兆形也逢於目者

皆無形兆而寤寐間亦不夢也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

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良曰重曰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謂妻之身也

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

銑曰已徃也然渠懷耳謂如此也

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善曰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

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

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

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

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缶而歌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水玉堂重校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

帝袁皇后諱齊媯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為哀策文

日元 誥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五臣本作二十八日大行

皇后崩于顯陽殿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

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摠其名曰大

行皇帝行下孟切濟曰凡天子崩未及有定

謚摠名曰大行皇帝后亦同此義也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五

將座本作于長寧陵禮也龍輅渠離紼甫容翟結

善曰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

如轉轉刻兩頭為輅狀如長牀穿提前後著

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輅音印提餘征

切韓詩曰纏繫也鄭玄儀禮註曰引棺在輅車

曰紼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

勒面纒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幃車也鄭

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詞註曰結連也

連驂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驂兩駢也良曰

長寧即皇后陵號也銑曰龍輅凶飾容翟吉

制雖為喪事而同生儀也禮記云天子殯叢圖

龍輅儀禮云夷牀軸饌于西階纏繫也引棺在

輅車曰紼周禮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

翟勒面纒總皆有容連結也驂兩駢也言將行

之威儀也

皇塗昭列五臣作神路幽嚴善曰皇塗吉

神路凶飾故曰幽嚴何曰皇塗吉制也照烈光明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敬也

皇帝

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善曰周禮曰喪祝掌大喪

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輅

車辭祖禩也翰曰祖始行也饋祭也宵夜也

載謂始載

於庭也

飾遺儀於組旒淪祖音乎珩珮善曰

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為縷縫之旌旗以

為文飾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

於庭也

善曰

書大傳曰太師奏鷄鳴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去毛萇詩傳曰珮有珩璜琚瑀珎音行琚音居瑀音禹濟曰言皇后組旒之飾有其餘儀珎珮之音盡沈滅矣遺餘淪沈徂往也凡后妃皆鳴玉珮后既崩則

悲黼筵之移御痛暈暈禡與其音俱絕也

之重晦善曰周禮大朝覲王設次席黼純又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禕狄鄭玄曰

禕衣畫翬者也禕畫鷄者也禕與鷄並以招切良曰筵席晦闇也書云敷重蔑席黼純移御謂改常所也周禮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禕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禕衣畫翬者禕翟畫雉者

重晦謂將入墓也重幽闇也**降輿客位撤奠殯**五臣

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

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

之**也莫祭也**周人殯柩於西階之上猶賓禮也

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善曰鄭司農周禮註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

為其辭也**其辭曰**向曰累德后

之德也述懷帝之懷也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善曰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升位儷之

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

註自是物理可得憑據也**圓精初爍方祗始**

疑善曰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

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郭璞方言註云爍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

濟曰圓精謂天也方祗謂地也爍明疑成也言天地分也**昭**

哉世族祥發慶膺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

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良曰歎皇后疾之明盛而有其善福也祥善慶福膺當也

儀景宵圖光玉繩善曰秘其令儀而生景宵圖其容光而升玉繩也廣雅曰

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發景大宵胤也言后在室時閉藏儀形於大族之家及配於帝圖發容光於

玉繩之內宋有玉繩殿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善曰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

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濟曰昌盛暉光也陰妻位也

妻者法地柔道也將進謂皇后行此德行進於天下

也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善曰南都賦曰率禮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鄭玄毛詩箋云

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良曰率循蹈履稱舉納受也

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天也爰自待年金聲歸善曰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

夙振歸善曰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銑亦既有行素章

曰同善註金聲美言也夙早也亦既有行素章增絢善曰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子夏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子曰繪事後素馬融曰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善曰詩

文貌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是宜又曰言觀其俾我王風始基嬪德善曰毛

旂又曰曰柔嘉誰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善曰毛俾我悖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濟

曰俾使也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善曰蔡基又云閔睢后妃惠問川流芳猷淵塞

之德也嬪婦也惠問川流芳猷淵塞善曰蔡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

只其心塞淵良曰惠問芳猷皆美稱只其心塞淵良曰惠問芳猷皆美稱

淵塞言方江泳善作漢載五臣本謠南國善序曰

廣深也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詩

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

相也謠歌也銑曰方觀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善曰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

憫予小子遭家不造東都主人曰鴻化惟神魯

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向曰用集寶命仰陟

少帝之時也伊惟造成鴻大也

天機善曰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

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璣曹

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與機同

也翰曰謂文帝即位也寶釋位公宮登曜紫

命即大命天機即璿璣玉衡

闡善曰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室禮

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

公宮魏明帝苦寒行曰脩德乎紫闈八月自懷

柔濟曰謂帝自宜都王升為天子則皇后是

釋諸侯之夫人於公宮而為天子之后登光輝

於紫宮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乎

方江泳

漢載

謠南國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用集寶命仰陟

釋位公宮登曜紫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

進思才淑傍綜圖史

發音在詠動容成紀

王肅周易註曰綜理

列國史以鏡監也

圖書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

善序曰

詩曰

善曰

尚書曰

尚書曰

尚書曰

尚書曰

尚書曰

尚書曰

尚書曰

尚書曰

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翰曰合於詩禮也

壺苦本及政穆宣房樂韶理善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

天子后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註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

樂也濟曰壺政穆宣謂宮中之政明也儀禮有房中樂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穆和宣明也

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

也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良曰謂能法則坤德而成柔順之道又得軒轅星

之光彩而潤飾焉軒轅星女主之象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善曰尚書

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卜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銑曰届至測度也

言后德無遠而不下節震騰上清眇士側善曰至惟深而必度也

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情符曰日月者陰

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

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鄭玄曰朏猶條達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

何曰下節謂水也上清謂月也皆陰德故比比於后也震騰朏側謂皇后將崩之徵也周幽王時

三川皆震詩云百川沸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側匿也

斯雍無思不極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傳曰極中

也翰曰雍和極中也言后所來所思謂道輔之事必盡柔和之理而合大中之道也

仁司化五臣莫晰音制善曰牽秀四言詩曰道輔仁坤道尚冲思玄賦

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 濟曰晰明也常言天道輔仁何主司造化者不明而 象物方臻 眡告 沴 善曰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眡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臨莅不和意也良曰臻至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眡侵主視秋氣者氣相傷曰沴也言今至德之代象物方 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善曰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不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棄世也銑曰太和天下和平也融明也奈何當如此之時而皇后收光華棄 蘭殿長陰椒塗地衛嗚呼世上而崩委棄也

哀哉 善曰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倚蘭殿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 向曰蘭殿椒塗后妃所居也言蘭殿取其香也椒塗以椒塗室也長陰謂長閉之而中幽闇也

戒涼在肄 秋即窆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說文曰肄殯也楚詞曰靚杪秋之遙夜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窆窆之事杜預曰窆厚也窆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窆之倫切 翰曰戒涼秋時也杪秋末秋也肄殯也儀禮云死三日而殯也窆長夜也言 霜夜流唱 五臣 曉月升魄 將葬墓中就長夜也

霜夜流唱 五臣 曉月升魄 善曰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濟曰流唱挽歌流轉也升魄 八神 靈升天也

八神 靈升天也 善曰其泉 歌流轉也升魄 八神 靈升天也

八神 靈升天也 善曰其泉 歌流轉也升魄 八神 靈升天也

奔而警蹕兮振殷麟而軍裝周禮曰中車掌王后之五輅也良曰八神八方神也警策而引

哀車也周禮中車氏掌王后之五輅遷跡謂發行也噉噉古儲嗣哀哀列

辟善曰噉噉哭音也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銑曰噉噉哀哀皆哭音也儲嗣太子列

辟諸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善曰劉駒駭玄根賦王也灑零雨泗皆淚落也玉墀丹掖

掖皆宮殿之間也而以玉丹飾也撫存悼亡感

今懷昔嗚呼哀哉善曰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

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翰曰哀策既奏帝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悼傷

也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善曰楚辭曰出國門而書曰後徙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為秦山

園濟曰謂山陵在北也首向也園即山陵也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善曰楚辭曰僕人慌悴散

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良曰按低也服馬駕

也遙酸紫蓋眇泣素軒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素車也銑曰紫蓋生儀素

車凶飾酸悲眇遠軒車也滅綵清都夷體壽

原善曰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作陽陵

子未死呼壽原向曰清都謂生所居也壽原謂葬山陵也滅綵絕其光彩也夷體毀其支體

也夷邑野淪藹戎夏悲謹音喧善曰京邑朝

毀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野淪其明盛戎狄華

夏悲以競謹廣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梓也翰曰邑野都邑郊野也淪藹謂失其茂盛之色也夷狄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

哀哉

濟曰芳塵將來有足紀述靈駕既往不可攀援也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

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皇后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也

謝玄暉

良曰明敬劉皇后諱端惠光祿大夫弘道孫也太祖初為高宗

納之卒葬相承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東昏侯寶卷立改葬祔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

塋將祔

五臣

于某陵

善曰蕭子顯齊書明帝改

東昏即位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歛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尊親奉奠某皇帝

善曰至尊東昏也鄭玄周禮

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

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大

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

堂啓扉

善曰張協襖賦曰翠幕蜺連張衡品司

脩夜彌長 濟曰翠帟翠幕也舒布 且徹五臣

阜山也玄堂謂墓中也啓開扉戶也 禮祭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王

三獻筵卷六衣 善曰杜預左氏傳註曰徹去也

后之六服禕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 良

日謂祭畢也俎几也撤去也三獻初獻亞獻終

獻也筵席也卷去也六衣六服 哀子嗣皇帝懷

禕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 哀子嗣皇帝懷

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極路極載柳四

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止欲賦曰

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鷲總列子曰

師襄乃撫心高蹈 銑曰蜃衛蜃車也周禮云

安車彫面鷲總皆載棺柩車也 痛椒塗之先廓

延首謂望之也撫心哀甚也 痛椒塗之先廓

哀長信之莫臨 善曰椒塗以椒塗壁也應劭漢

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后其

所居曰長信宮也 向曰椒塗謂后妃所居以

椒塗壁也長信宮漢太后之所居處謂皇后早

崩故云先 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善曰爾雅曰赴

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

視也 良曰展視省也言一身不得於兩處赴

喪 一時不獲於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善曰鄭玄

二所省視也 旋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

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

善我無令人 銑曰左謂左史記言也 其辭曰

敷布也光布聖善謂述皇后之德也 其辭曰

帝唐遠冒御龍遙緒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宣

氏在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 向曰劉

姓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故云帝

唐御龍胄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善曰班固漢書

亂緒末也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贊曰范氏為晉

亂緒末也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贊曰范氏為晉

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
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翰曰後居
秦始為劉氏及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為楚
王皇后則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善曰克能柔色
其後也 令妻壽

母 濟曰肇 **清漢表靈曾沙膺慶** 善曰韓詩
始淑善克能也 日漢有遊

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
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

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五年宜
有聖女與其齊田乎今王翁鄭孺徒正直其地

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
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

所感 良曰 言皇后神靈 **爰定厥祥徽**
表異慶福膺當有類於此曾高也

音允穆 善曰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太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 銑曰厥其徽美允信穆

和光華沼沚榮曜中谷 善曰詩序曰采芣夫人
也 不失職也詩云于以采

芣于沼于沚又云葛覃后妃之德也詩云葛之
覃兮施于中谷言皇后之德光華榮曜於此也

向註 **敬始紘紼教先種** 龍種 音陸 善曰列女
同 傳敬姜曰皇后親

蠶玄統公侯夫人加之 紘紼周禮曰上春詔
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陸之種而獻於王 翰

曰古者后妃親織玄統公侯夫人加之 以紘紼
紼冕上覆垂者也周禮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

人而生種陸之種而獻之於 **睿問川流神襟蘭**
王言此為敬之始教之先也

郁 善曰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
流揚雄書曰賢女馨香芬于蘭茝 濟曰睿

聖也聖問謂天下相問聖德也襟曾 **先德韜光**
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芳盛也

君道 五臣本 **方被** 善曰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
作臨 善曰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

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
東夏于寶晉紀文帝胎吳主書曰韜藏神光福德
又勞于外良曰韜藏被及也謂高宗未即帝
位時藏光於下而為君之道以及於人者而皇
后內于佐求賢所作善本在謂無諛耳后妃之志也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
險諛私謁之心銑曰言皇后之德佐於此也
謂請諛也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善曰班婕妤好自悼
諛也向曰顧視也史女史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也弘廣式法陳布展中也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寶
晉紀摠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翰曰豐厚
在下之人自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往之善物
不得知是惟智也言十亂斯俟四教罔忒善曰
皇后兼有此德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
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
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
教廣雅曰忒差也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文
母居其一斯此俟待也今世亦待皇后而成其
數也四教謂婦德婦容婦言婦功
功婦言也罔無忒惡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善曰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詒
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
天下以婦道銑曰媚愛也諸姑謂先
太后也貽遺也嬪則為婦之法則也化自公
宮遠被南國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
之道被于南國向曰化教也言皇
后先學而後配於高宗軒曜懷光
素舒佇德善曰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
以增耀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軒轅

星名曜星也劉歆有曜曆楚辭曰前望舒使先
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翰曰軒曜謂軒轅星
主女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也懷光
佇德言如星月含懷光彩延道德也 閔子不

祐慈訓早違 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
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

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
違背也 濟曰閔予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言

天不祐助我也慈訓謂皇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后也早違謂早棄我而崩 善曰尚書曰肆予冲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

善曰尚書曰肆予冲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
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毋兮鞠我出入腹我鄭

玄曰腹懷抱也 良曰冲幼藐小靡無也言方
年幼小而皇后遂崩何不得依懷袖之恩也

家臻寶業身嗣昌暉 善曰周易曰聖人之大寶
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

輝在陰 銑曰高宗既至天子之位而已得嗣
盛明之時也臻至也寶業天子位也昌盛暉明

也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 善曰楚辭曰
楚將澹予壽

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
王也 向曰壽宮清廟皆祠祭處也寂遠虛空

也不可見 帝遷明命民神胥悅 善曰謂明帝即
其神靈也 遷明德串夷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

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至上下悅
于鬼神 翰曰高宗升皇帝位應

天明命合神人之心矣胥相也 乾景外臨陰
儀內缺 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

儀內缺 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后治
謂后崩也 空悲故劔徒嗟金穴 善曰漢書曰

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
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

故劔大臣知指曰立許婕妤為皇后范曄 書
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

文選卷八

師號况為金穴 璋瓚奚獻 禕禕禎禎 設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

主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玄曰大宗亞裸

容夫人有故攝焉又周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

爵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致齊也禕禕禎皆

后服也言皇后既崩以此何獻盡無所設奚何

也 罔無 馮相告 禕子 宸駕長往 善曰謂明帝崩也

也 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宮賦曰馮相觀禕

典引曰宸居其城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

向曰周禮馮相氏登高臺視天文告禕言高宗

崩之徵禕妖氣也宸駕天子駕也長往謂高宗

崩也 貽厥遠圖 末命是獎 善曰謂顧命令禎也毛

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

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也 翰曰貽遺圖謀也

末命臨終之命弊厲也高宗遺 懷豐沛之綢繆

我遠謀臨崩有所戒厲於已也 今背神京之弘敞 善曰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

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合

六國苞宇宙之弘敞也 濟曰豐沛漢高祖鄉

以喻安陵也綢繆相倪貌 陋蒼梧之不從兮 遵

神京謂齊都弘大敞明也

鮒扶隅以同壤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舜葬于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禹之山帝顓

頊與九嬪葬焉 良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故

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大荒之

中河水之間鮒禹之山故遵之 陳象設於園

寢兮映璽鏤 善曰楚辭曰象設君室

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

邕獨斷曰金鏤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銑曰園寢陵廟也言陳列生時象於廟中望承輿車也鍍馬飾也松楸謂陵上所栽也

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

入之門藉田賦曰清洛濁渠向曰謂靈駕出赴於陵也承明門與洛水皆在東京今宋都擬

而稱繼池綽於五臣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善

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爪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

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依柳毛詩曰造舟為梁翰曰繼接也禮記曰飾

棺君龍帷三池玄池於荒之爪若承雷形也綽引輜車也又云飾棺君龍帷振龍黼荒通軌謂

廣路也造舟浮橋也言靈駕威儀迴塘寂其已儀繼接於廣路浮橋之上也

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善曰南都賦曰分

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濟曰言景物助其哀也迴塘曲隈也寂空也東川東流也澹

水止藉閔宮之遠烈兮聞續祖女之遐慶善曰

閔宮曰赫赫姜嫄稷母也烈業也又云續女維莘長子維行遐亦遠也慶善也言尊承此者遠

之比業同善也始協德於五臣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

善曰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詩序云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又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

爵號也入翰曰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又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言皇后始於高宗

未即位時也漢書云天地合祭先妣配地言皇后終加尊謚而為先妣是表明天命也慕

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善曰東觀漢記

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
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衣一篋遺
王可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
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轉絲
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
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
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
曰言是東昏觀皇后舊物悲摧若此也
慕思纏結隆
盛撫持也
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
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
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吳
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夔貽我彤管毛萇曰古
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向曰
言東昏侯慕託此
遺詠而增其哀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
郎中後董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
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善曰漢書太原郡有界休

縣翰曰先生有德之稱

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

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

其後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

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胙之士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號字也良曰王季文王父也穆親寔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號咨謂謀事也而號叔之後後因國命氏或謂郭焉即林宗是其後也先生誕

應天衷聰敏明哲孝友温恭仁篤慈惠銑曰誕大敷聖

哲智篤厚也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

焉奧乎不可測已善曰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濟曰奧

深也已至也言不可測量其所至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

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善曰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

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

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遽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向曰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括度矯正也言古直道行於時也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

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善曰

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翰曰探求綜集也圖圖書也周流謂行也華夏中國也帝學國學也緯天之文也言考覽六經求集圖緯行之於中國隨集於國學也文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拯猶脩也于時纓綏之徒紳珮微言謂幽微大道之言也之士望形表而影五臣本作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

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

母冠綏纓鄭玄曰綏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揚雄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

之於影聲之於響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

良曰纓纓衣冠之飾也紳大帶也珮玉珮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朝服也表所謂立

木而有影也景影聆聽也介甲蟲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之士望林宗之德有如人形

木表而影斯附之聽其善聲如響應相和者亦猶百川以海為尊而歸赴之

鱗介之物以龜龍為長也爾乃潛隱衡門收

朋勤誨善曰毛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濟曰衡門以柴木為門收朋謂重其友朋也勤誨謂勤行訓教於人也童蒙賴焉

用祛其蔽

善曰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猶去也

也言童蒙之人利其開教以去蔽惑皆知禮義也州郡聞德虛已備禮

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

以疾辭善曰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已問尋辟猶召也向曰休美也言不應

皆辭之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善曰

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

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責由曰汝

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巢巢父許許由皆隱逸人也絕遠也

軌亦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善曰李陵書曰無名

於天衢良曰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

區方峙立也善曰毛詩傳曰融長也

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善曰毛詩傳曰融長也

號也濟曰稟受融長范曄後漢書建寧靈帝年

也建寧靈帝年號也善曰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詩

懷哀悼靡所寘念善曰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詩

真致也言無所致念善曰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詩

者念之不可及也善曰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詩

不朽之事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

謂將謀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

立碑也善曰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

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善曰毛詩曰

曰德音不念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賴於述碑又言不可廢闕此禮也於是樹碑表

墓昭銘景行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世令聞善本顯於無窮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

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

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

於鳥休先生明德通玄善曰言其明德而通於

曰於休歎善曰言其明德而通於

美辭也善曰言其明德而通於

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善曰毛詩曰有

純大懿美善曰毛詩曰有

淑善也善曰毛詩曰有

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善曰家語齊大

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

之為大向曰崇壯高也幽浚深也禮樂是

悅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敦詩書是敦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襄曰

曰據我華而不食我實也 良曰據拾也言禮樂詩書之事非惟拾其英華乃亦尋其根本

宮牆重仞允得其門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銑曰孔子之宮牆數仞雖百官之富

得其門者寡矣此謂夫子道高人不可及懿乎

其純確乎其操善曰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

美純質確 堅操志也洋洋搢紳言觀其五臣本高音告協

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 良曰洋洋盛貌搢紳謂百官儒生之衣服言百官皆觀

仰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善曰毛詩曰衡門

德也赫赫三事幾行其

招之邵反協韻 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

公之任也謂上司徒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為掾也幾數招辟也 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

黃瓊辟秦太常趙典舉秦有道並不應召或為

台 銑曰委累也召貢謂舉也謂上舉降年不

永民斯悲悼善曰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

有道累辭疾不應自保清妙隱居之理嗟

爰勒茲銘摘其光曜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摘

布也 濟曰摘發也爾來世是則是效善曰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

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效是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翰曰陳寔字仲弓為太丘令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五臣本人也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時

惟有許昌非也或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善曰易

曰大皇之先與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

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向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謂應

五百年而生賢之數也兼資九德摠脩百行善曰尚書皋陶曰都亦行

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於鄉黨則也銑曰皋陶有九德君子有百行於鄉黨則

恂恂焉彬彬焉五臣本善誘善導仁而愛人善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

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良曰恂恂和樂貌斌斌文質貌使夫少長咸安

懷之善曰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為道也用行捨藏進

退可度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日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濟曰言其道

德於時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為法度也不徼訐舉以干時

不遷怒善本以臨下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徼以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翰曰徼徼名訐訐發人罪

也謂移怒於人也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

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向曰宰

為聞喜令又德務中庸教敦不肅善曰論語子

為太丘令德也其至矣乎民鮮矣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

而成銑曰庸用也言其行大中之道用之於

人其教敦厚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善曰左氏傳

不行威肅及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會遭黨事禁錮善

雅曰謚靜也作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善曰周易曰樂

固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濟曰遭

黨犯罪而曰於獄竟交不諂上愛不瀆五臣

不憂悔寬意自樂善曰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翰曰

善曰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翰曰

不諂諛順顏以取上意其施惠愛則均不以其

下而見機五臣而作不俟終日善曰周易曰君

慢之侯終日向曰俟待也言事必及文書赦宥時

見幾不待終日而隨事變通也

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善曰漢書曰薛

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

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銑曰文書赦宥

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

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皇復故三事三公也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

空皆金印紫綬 翰曰特表謂獨出常調擢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帶

金印繫以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勳功也 先生曰絕望已又飾

中待期而已皆遂不至 善曰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 何

曰不就所辟而謂使者云絕仕宦之望已弘農父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赴也

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

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

位之負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必舉手賀賜等嘗嘆寔大

位未登愧於先之也衮職謂三公也 銑曰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臧文仲為大

夫知柳下惠賢而不舉之孔子以為竊位楊陳二公慙負此名也 故時人高其

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

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 善曰范曄後漢

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 良曰顧命謂遺令也留葬所卒謂

遺令葬於所卒之地不歸本屬故也 時服素棺擲財周觀喪事唯

約用過乎儉 善曰周易曰用過乎儉 濟曰財纒也 觀棺也 羣公百僚

莫不咨嗟巖數知名失聲揮涕 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

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大將五臣本無大

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

靈曜之純天不慙魚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

于時靡憲措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鉤命决曰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

尚書緯有考靈曜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禮記曰

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翰曰將軍即

何進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故以比之也靈曜謂天地也純和也慙傷

也俾使也遺老老臣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屏我天子而死也孔子將卒而歌曰梁木其

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哲智萎死靡無憲法也言智人既死于今時無可以為法則也

傳曰郁郁乎文哉善曰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五臣本九

疇彝倫攸叙善曰尚書箕子訓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為

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向曰言存亦以文範

教訓於人而沒後以為號亦為宜也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銑曰

羊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

矣陳君命世是生善曰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銑曰赫盛

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善曰孔安國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

也厚程法也良曰醇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平聲協韻五臣本作有令

側聲 善曰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

曰大戎率舊德而守終純固 濟曰令善也言

始資正道終 奉禮終沒休矣遠聲 翰曰奉禮終

有善名也 禮教存約儉而 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

葬也休美也

銘刻也 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

五百餘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

初官至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曰總

太僕 日謂之總者縷細如絲也 遠近會葬千人已上

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

河南尹种 府君臨郡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

崑來臨郡胡為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 追歎

然种府君即拂也 銑曰河南尹种拂也

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 良曰遠近

也 重部大掾以成時銘 善曰重直用切 齊曰

也 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 善曰論語

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 乃作銘

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

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 善曰上林賦曰南山峩峩

申 翰曰言立五岳之精吐 於皇先生抱寶懷

其符應降其神靈乃先生也

珍 何曰於皇歎美之辭 如何昊穹既喪斯文 善

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銑曰昊穹天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文也

也斯文謂先生也謂其有文德故也微言平絕來者善曰曷聞論語

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幽通賦將圯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也

良曰微言道也圯毀也交交善曰黃鳥爰集于棘善曰

來者謂後人也曷何也文喻仕於亂時也濟曰交交小貌

毛詩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言其貌小集於棘林得

其所也喻人以壽命不可贖哀何有極善曰如

終亦得其所也翰曰言人命有分一死不

可贖兮人百其身可以重寶財以贖取生人哀者何有窮盡也

褚淵碑文一首并序

王仲寶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幼好學手不釋卷

為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善曰

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

謂不朽也銑曰太上謂上古有道之君也

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

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善曰左氏傳曰子

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
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
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
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
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
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良
日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
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又云泣者增飾

也隨武子趙文子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上而諸大夫卒者皆同葬於此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與隨武子且武子利於君不念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此則趙文子懷其餘風也言於彥回之德亦此二人故云

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

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少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于宋微子故
賢乃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殷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左氏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濟曰微子殷紂兄也有至仁之德武王既滅紂至成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為褚

師以功高因官命氏遂為**爰逮兩漢儒雅繼及**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

善曰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見聰明智達 翰曰爰於逮及也褚禧亦為儒官繼及謂相繼不絕**魏晉以降奕世重**

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善曰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 向曰魏之大臣無褚氏蓋有者職位稍卑故史傳不載也**德**

合當時行比州壤善曰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莊子曰行比一鄉 銑曰言其德行高比之州**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善曰

壤之間為最也
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良曰臧善否惡也毀者以惡言談人譽者以善事

說人言穆公則以此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

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盈若冲字林

曰冲猶虛也濟曰亮信采事也冲虛謂虛懷

接士也可謂婉而成無成五臣本章志而晦者矣善曰

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翰曰婉曲章明言屈曲行物而能明其政事有

其明志而不自矜故云晦也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

軒冕相襲公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善

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主制軒冕以著

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惟聖四瀆之精仁明

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向曰川岳

皆聖靈之精也珪璋美玉也挺出曜光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善曰

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說曰疑神茂初學

止也內謂心思也外謂言語形貌

業隆弱冠善曰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良曰言

盛在於弱冠初學謂年十歲也弱冠謂年二十歲

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善曰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

於閨五臣本庭善曰王隱晉書曰汜勝之穆敦九族

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濟曰言其金

以仁義為經緯也敦重親穆於閨庭之間也

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善曰孟子曰孔子之謂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鄭

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

翰曰金玉聲喻名譽高也寥亮聲高貌區宇天

下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善

也

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

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禮記孔子曰啜菽飲

水

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禮記孔子曰啜菽飲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
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向曰言父子兄弟
和穆盡歡人之讒 逍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
言難以相間也

樂之場 五臣本作圃 善曰劇秦美新曰逍
遙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 風

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 善曰音微即
音既善必潤於物故比之春雲也

韻字弘深 善曰徽美也言德
日太姒嗣徽音 銑曰徽美也言德

喜愠莫見其際 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
見其愠喜袁宏竹林名士傳曰

心明通亮用人 五
山濤莫見其際 良曰韻字
猶器量也愠怒也際涯畔

言必猶於已 善曰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
用人如用已 濟曰亮信也

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
先過袁閑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

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
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不可量也 翰曰汪汪洋洋水
深大貌以比其德深廣撓攪也 **袁陽源才氣**

高竒綜覈精裁 去聲 善曰沈約宋書曰袁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還尚書

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竒又曰荀
顓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

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 向曰袁陽源時
為吏部郎言其主司理考人士才器精麤體裁

言將選公為駙 馬以尚公主 **宋文帝端明臨朝鑒** 五臣本
作覽 賞

無味 善曰鵠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
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

班固成帝贊 日臨朝淵默 **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

家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銑曰言文帝定婚

欲以公主妻公也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

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

主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

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輦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

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

萇詩傳曰蔑無也良曰漢有韋叔高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而叔高儀貌絕眾天

子愛之以公主妻焉晉有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六方之褚公蔑如也

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

世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濟

日濯纓洗濯其冠纓以清潔登朝而事天升降

兩宮實惟時寶善曰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翰曰升

降上下也兩宮謂天子太子宮具瞻之範既著

台衡之望斯集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

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

向曰具瞻台衡並宰相之位也範法著盛也

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

槐庭司文天閣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秘書郎掌三閣經書三

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秘書銑曰贊佐也槐庭三公位也謂為太宰參軍是為佐

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任於天祿閣也天祿書閣名謂秘書丞也光昭五臣本作

照諸侯風流籍甚善曰韓詩外傳曰為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

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

卿間名聲籍甚良曰言其風美之籍甚言多也以父憂去

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喪過乎哀幾居將毀滅

有識留感行路傷情善曰周易曰喪過乎哀孝經曰毀不滅性說文雍門

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

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濟服闋除中書侍郎曰幾近也留感謂多感也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恪居官次智效惟穆善曰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莊子曰智效一官翰曰中書侍郎掌知天子詔令宣之於外言王言初出如絲之細宣布於

外如綸之大綸麤線也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

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善曰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

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

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李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

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向曰

冠拜也列蕃謂諸王也越將敷布邦國毗輔也國華謂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

英賢也以平善曰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鑄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

人管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美跡復居於此秦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朔

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

行衣冠未緝善曰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

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

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

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鵠尾洲遣

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

念劉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

後漢書崔駰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輯

和也緝與輯同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也不

移朔謂不經一月也濟曰天步謂天下也夷

平途道也元戎兵車也啓行內贊謀莫莫外

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也

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善曰東觀漢記世

禹與朕謀謀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

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

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

渭殊流雅鄭異調翰曰贊助也謀謨謂謀議

於此賞不失勞舉無失德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

明也

善曰楚軍舉不失德賞

不失勞

向曰有勞

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善曰

必賞有功必舉也

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書大傳曰文事寧

王施政而物皆聽銑曰績功也敷布也良曰謂兵戈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

之事寧也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封零都縣開

國伯食邑五百戶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

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孔安國

曰用可用敬可敬漢書豫章郡雩都縣濟曰

帷幄謂為謀策也膺當庸用祗敬秩序也言當

用敬其大功有此次序故封以雩都縣伯也

既秉辭梁之分五臣本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

邑不盈百井善曰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

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

之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

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

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

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

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

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

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

至今不失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文之重

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南之庸

熙王旅兼方叔之望善曰國語召康公曰

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

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

如翰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向曰獻替謂

仲山甫之功也緝熙光明也王族天子之衆也

方叔亦賢臣也言光明天子之衆兼同方叔之

美望也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善曰漢書曰右內史

也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

效乃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

近帝都也吳興衿帶實惟股肱善曰李尤函谷

攸所也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

肱郡故時召君耳良曰吳興郡名言在都之

南如人衣之衿帶也股肱謂手頻作二守並加

足言此郡要害如人有手足也

蟬冕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

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濟曰類作丹陽吳興

二郡太守蟬冕侍中冕也言作任二郡皆入加

也侍中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善曰左氏傳晉卻至

民是以息翰曰人皆得明皇不豫儲后幼冲

禮義之政安息無競也

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善曰沈約宋書曰太宗明

字德融明帝長子也秦始皇七年立為皇太子太

宗崩太子即位王上幼冲毛詩曰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向曰明皇宋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

貽厥謂後嗣也寄託允信屬任也言明帝有疾

太子幼小而後嗣之託信任

時望欲使公輔少帝故也

徵為吏部尚書領

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

寬內直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

行也銑曰理有不正者端其條流事有不平

者施以權衡權衡秤也言於事平如秤稱焉外

文選卷之五

三十四

謂言詞威儀也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善

道也良曰二八謂舜舉八元八凱也暮議也

皆由其道而得其性也太宗即世明帝也即世

崩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

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善曰左

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曰往謂明帝也居謂少主也允百官象物而動

合亮信也秉執均政維繫也

軍政不戒而備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教

戒而備向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

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

者也善曰孔融張儉碑曰昔平不登泰階以尹

以為美談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

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

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左氏傳曰晉侯賞

相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

悅之以為當也銑曰泰階星三公位也尹正

也言公為政於天下而君子美之亦如魯欲使

樂正子春為政孟軻喜而不寐言其好善而進

賢也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

當丁所生毋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善曰

也顯齊書曰淵遭疾母郭氏喪葬畢起為朝議以

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

有為為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

去平

文選卷之三十五

三五

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礙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良曰魯侯伯禽遭喪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此蓋有所為為之也式法也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日除服起視事憂國家事准法也爰降詔書朝臣之議欲使褚公從此准法也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善曰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濟曰敦勸也事不我與謂固辭不免也屈已謂屈禮屬值三季在辰戚也弘化謂弘天子之化也

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

弘化善曰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濟曰敦勸也事不我與

謂固辭不免也屈已謂屈禮屬值三季在辰戚也弘化謂弘天子之化也

蕃五臣本內侮善曰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翰曰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世也辰時也言少帝之世禍亂如三季之時也戚藩謂諸王也侮猶亂也桂陽失圖窺神器善曰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荀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外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

蕃五臣本內侮善曰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翰曰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世也辰時也言少帝之世禍亂如三季之時也戚藩謂諸王也侮猶亂也桂陽失圖窺神器善曰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荀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外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

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

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

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

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善曰湛方生詩曰鼓棹行

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曰岑峯參差日月蔽虧銑曰

言將軍出征桂陽王也鼓棹謂行舟也振蕩搖動也蔽虧言旌旗多而蔽障日月之光也

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

城王誄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良曰分流曰派風翔言行疾如飛也雷動

言威也鳴控絃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善曰班固漢書李廣

述曰控絃貫石威動比鄰宗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

宰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鏃流乎絳闕濟曰鳴控絃謂用弓也宗稷謂宗廟社稷

也鋒劔戟之屬也鏃矢也象魏天子雖英宰臨闕也言賊徒至宗廟社稷闕下也

我元渠時殄而餘黨定繁宮廟憂逼五臣本作善曰

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鐵厥渠魁餘黨謂

杜墨蠡也翰曰英宰謂褚公也我兵也元渠謂惡逆之首也殄滅也言雖惡首已滅餘黨尚

多在於帝城攻劫宮廟猶有憂懼偏迫也公乃揔熊羆之士率五臣無率

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善曰尚書曰先君文武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國語曰召康公曰天子聽政

忠臣盡規向曰熊羆言康國祚於綴旒拯王

維於已墜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旒旒也銑曰康安也

綴旒冠上垂珠以喻危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

仁公之翼佐善曰太祖齊王也銑曰太祖高皇帝裕也仁公即褚公也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

申子及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銑曰詳

番也言有賞德有刑罪必審而後行禮義為人所信此可謂戰之器用必勝之道也以靜

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

劔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善曰老子曰功

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撝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勲固秉

謙撝良曰班劔謂執劔而從行者也弗有謂不受此賜而堅固其志以執撝謙退讓之道也

讓也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

艱去官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濟曰此褚公嫡母吳

郡公也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善曰莊子桑雩謂孔子曰子獨

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趣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

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翰曰義感謂非所生也天屬猶天性也顏丁之合禮

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善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

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向曰曷何也踰過也天厭宋德水運告謝

嗣主荒怠於天位疆臣憑陵於荆楚善曰左氏傳鄭伯曰

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沈約宋書曰後廢帝

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沈約宋書曰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銑曰天厭宋德言大亂也宋水德王故云水運謝盡也言水運告盡者謂宋祚盡疆臣逆亂之臣也憑陵勇暴貌也荆楚謂荊州刺史沈攸之起廢昏繼統之功龕五臣本兵反也廢昏繼統之功龕作戡

亂寧民之德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檄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鉶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良曰廢昏廢少帝也繼統謂立順帝也戡勝寧安也**公實仰贊宏規參聞**

神筭

善曰潘岳賈充誄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筭濟曰贊佐宏大規模筭計也言有神秘之

也**計策雖無受服**慎**出車之庸亦有其寢秉羽之**

績善曰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

子注曰其寢安寢也翰曰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祭肉也言天子遣將必賜其胙肉也言其雖無此受服之功

亦有其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也羽舞羽也言其但安寢**乃作司空山**

以脩禮樂而有折衝千里之勝**川攸序兼授衛**五臣本**軍戎政輯**集**睦**善曰禮記曰司

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率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

乘輯睦事不奸矣向曰司空以度山川居其

人也攸所也言其有所次序也戎政軍陣之法

也輯集也 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善曰沈約

睦和也 帝諱准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

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印孔

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 向曰齊太祖蕭諱

道成受宋禪即皇帝位順皇宋順帝禪謂讓位

與齊善曰周易 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善曰周

也 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良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匡正

贊佐 弼諧允正徽猷弘遠善曰尚書曰允迪厥

也 君子徽猷小人與屬 濟曰弼 樹之風聲著之

輔諧和允信徽美猷道弘大也 樹之風聲著之

話怪言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

言 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 翰曰話言善

也 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善曰魏

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

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

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

左光祿大夫 向曰稷契二臣名佐舜禹以致

和平之化也魏臣荀攸為尚書令晉臣 自非坦

懷至公永監崇替善曰國語藍尹 善謂子西曰

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 孰能光

發也 銑曰坦平監視崇興替廢也

輔五君夤亮二代者哉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

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

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

終言之尚書曰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銑曰五

君謂宋文帝明帝順帝齊高帝武帝也夤敬亮

信也二代 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

謂齊宋也

文選卷八

四十一

邦教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

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

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註曰鼎三公象也良曰齊建元中改封南康郡公

進位司徒故云大啓南康中鉉則司徒之位也膺受也時受土宇謂封南康公也固辭邦教謂

再讓司徒也司徒掌邦教故云固辭邦教也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

雖秩輕於冢司而任隆於百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

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冢司三公

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濟曰此又加授尚書令也周官冢宰掌邦教之理也則與今尚書令

同也雖品序輕於三公而任已盛於百斲遂沖官也秩序也冢司三公也百辟百官也

肯改授朝端

善曰晉起居註曰帝詔曰若不火順沖肯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

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翰曰沖深旨意也言受尚書令斲遂天子深意旋改授司徒以

爲朝臣之首也端首也 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是以

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向曰愜衆心故也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 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銑曰嘉善茂盛庸功也重申前冊謂復將授司徒也 執

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善曰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賓軍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良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八

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人之刑罕希也言希用者寬而中也 故能騁績康衢

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躅入奉

帷殿善曰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孝經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濟曰績功也康衢道路也延招哲

智后君資用也能騁功於道路慈愛於聖君義在用謹敬之心與君相親如布衣之交也出則

陪帝君入則奉帝帷殿也仰南風之高詠餐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野善作抒古序之秘寶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五臣作序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

德故也餐猶美也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此

寶器帝王之美瑞故致在東序美聖明之時故託美此寶野當為序此

云野者當書寫之誤也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

善曰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廙思逸民賦曰左披文以講話講六藝之宏敷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

燕私向曰雅正也披文謂與天子作文章宴私謂君

參以酒德間以琴心善曰劉劭有酒德臣宴樂

作琴心三篇餞有餘暉遙然留想善曰餞温貌

餞曰參雜也暉有餘暉遙然留想善曰餞温貌似春暉然流想所慮者深也

良曰暉光也餘暉天子恩光及之遙遠也留想謂遠想安危之

理君臣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君垂冬日之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相戒也

四二

文選卷之八

四二

秋霜 良日冬日之温謂君恩及之柔和而肅
愛也秋霜蒙寵彌加畏懼如對秋霜凜然也肅

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

善曰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國語武公伐冀
一殺哀侯止藥共子曰苟無死吾子見之令子

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
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

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 濟曰肅肅
敬也穆穆美也言臣敬其君君美其臣也於是

見其人事君事親愛敬同如一謂親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非食不生非教不成雖在三如一也

太祖升遐綢繆遺寄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
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

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
忽其升遐也 翰曰升遐天子崩也避言其死

故言升遐若升仙而遠游者也綢繆密 以待中
意也遺寄謂詔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

司徒錄尚書事 五臣 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

善曰尚書顧命曰皇極王几道揚末命又曰
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 向曰周成王將崩

命召公畢公將顧託後事王憑玉几以告命焉
綴衣幄帳也言褚公羣后既退敝出幄帳于廷

也亦奉此禮以輔 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
少帝也稟受也

熙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擇楚國
熙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銑曰皇

太雍和 內平外成實昭舊職 善曰左氏傳太史
熙廣也 內平外成又展禽 克曰齊舉八元布

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 增給班劔三十
曰相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

人 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二十人持
劔焉 良曰內執權衡以平外則奉成其政

實所謂不曠其 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
官昭明舊職也

卑居高而思降

善曰左氏傳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

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

齊曰徽美章明也言其能備行禮物皆有容故美道明德於此信矣又位尊志滿而能卑禮於人居高慮危心思退下謂

欲告病而歸也

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

自用申超世之尚

善曰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

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也

翰曰陳請也言疾病請退歸也朝廷謂天子也重難也言

意也言公請退位而天子難違謙光之

自故用申超世高尚之事遂其所請

改授司

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授

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向曰言

以此官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善曰蔡邕楊公詩曰功成化洽景命

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

幾病日臻旣彌留銑曰景大永長也大漸彌留謂病甚也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

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臣

本作

晏嬰旣往齊君趨車

五臣本作

而行哭

善曰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

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祿之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

公擊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

也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馬良曰棘盛也衛有太史柳莊疾盛衛公當

祭於廟聞之輟祭而視之齊有晏嬰
死齊侯外游而聞之下車行哭也
公之云亡

聖朝震悼於上群后五臣本恒臣慟於下豈惟

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善曰鄭玄禮記曰

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

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

曰聖朝天子也震動也群后謂百官諸侯也恒

恐也言褚公亡天子驚悼於上百官及天下諸

侯皆恐動於下豈如柳莊晏嬰追贈太宰侍中

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五臣本班劔為六

十人謚曰文簡禮也翰曰節信也貴臣行者以

柩之儀飾也班劔木劔無刃假夫乘德而處萬

作劔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

物不能害其貞五臣本作身善曰莊子曰夫

譽浮遊乎萬物之租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

得而累邪向曰乘據也言人據守其德以處

於時萬物不能害虛已以游當世不能擾其度

其真正之心也

善曰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

有褊心之人不為怒人虛已以遊於世其孰能

害之銑曰虛已謂自下其身而遊於

世當世之人何能亂其度量擾亂也均貴賤

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五臣本兼善天

下聊以卒歲善曰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

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

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

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

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

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孟

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良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時過言不常也心忘其榮辱者則不以彼辱為辱不以我榮為榮善言齊也卒終也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善曰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曰經理圖謀式用祇大克能也言理事於始謀身於終用免大悔者誰云能備此事褚公實有之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象所未形五臣本作刑述詠所不盡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向曰庶衆也公之美德言而狀之者非所能見也述以詠之者非所能盡也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輝之

眇默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咸贈何邵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默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默銑曰感流川日夜不捨亦如人命一盡不生也清暉儀形也眇默言永從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幽冥不復見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輿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良曰餐聽也輿誦謂輿臺賤者之言也丘里田里之間也春秋云鄭子產為政輿人誦之子產若死其誰嗣之雅詠謂韻其德音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善曰禮之聲也惺惺銘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鐘韋昭曰景鐘景公鐘也濟曰衛大夫孔惺有大功銘之於鼎垂文則銘之字也方高山晉大夫魏顆死銘功於景鐘則法也

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石而旌之 翰曰言故吏仰公之德比之高其

山而仰之刊刻也玄者石之色也表見也

辭曰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善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

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

神之精同據而與齊木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

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生於豐通於制度毛詩曰

長發其祥 向曰辰星土水也感運謂齊水德

也蕭何稟昂星而生齊帝則蕭何後元首惟明

也先言齊帝者欲明君臣相合之義

股肱惟良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

感昂宿以生故曰惟良也尚書大傳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銑曰元首君也股肱即褚公也良善也

天

鑑五臣璿曜踵武前王善曰言君能鑒照璇璣

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曜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

曰及前王之踵武 良曰尚書云在璿璣玉衡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碑曰乃刊玄

善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

也 向曰 觀海齊量登嶽均厚 善曰班彪覽海

誘進也 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乎其若

茫茫海賦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岳而知

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岳而知

衆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

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秦

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 銑曰言其道德 五臣

深高如觀海登岳齊均其器量厚德也 茲

五臣本 六八元斯九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

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

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

也 茲六 良曰周有五賢臣兼褚公此為六

也 堯有八元亦賢臣也兼褚公此為九也 內暮

帷幄外曜台階 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

階六符經曰秦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

女主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

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顛曰三

公上應三台 濟曰暮籌策也台階星名三公

位也曜 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善曰國語祭公謀

星光也 遠無不肅邇無不懷 善曰國語祭公謀

無不服阮嗣宗勸晉王戡曰遠無不 如風之偃

服邇無不肅 翰曰肅成也懷來也 如風之偃

如樂之諧 善曰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

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

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 向曰諧和也

光我帝典緝彼民黎 善曰劇秦美新曰帝典闕

率禮蹈謙諒實身幹 善曰南郊賦曰率禮無違

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

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

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良曰蹈履也諒信也幹用也言信實之行用之

於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善曰尚書大傳曰未命

身衡門之館也濟曰言其道尚幽閑而屈跡來

仕也朱軒貴士之車也衡館衡門也謂隱逸處

橫木為門也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

散善曰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

玄宗道也萋萋草盛貌言辭翰盛如草華也言

好道義如川流也文章之盛又若霧散言多也

嵩構云頽梁陰載缺善曰禮記曰孔子早作負

山其頽乎向曰嵩山中岳也梁陰梁木也載

則缺壞也言褚公如高山之頽墜梁木之摧

折德猷靡嗣儀形長遞五臣本作逝成列反協

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註招悵餘

日遞去也銑曰猷風也靡無逝往也

徵鏘洋遺烈善曰楚辭曰心招悵以永思

也烈盛也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善曰典引曰扇遺風

而不竭翰曰彌益也竭盡也言其美

德遺聲久而益新用之者不可窮盡也

良辭辭合重效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八

